

这世界，  
应该

# 天清地宁

薛仁明——著

找回中国心灵的那个家  
回到原该是天清地宁的那个世界

这世界，  
应该

天  
清地  
寧

薛仁明

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这世界, 原该天清地宁 / 薛仁明著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4. 1

ISBN 978-7-5108-2590-3

I. ①这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18696号

## 这世界, 原该天清地宁

---

作 者 薛仁明 著  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 
出 版 人 黄宪华  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  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2/3/5/6  
网 址 [www.jiuzhoupress.com](http://www.jiuzhoupress.com)  
电子信箱 [jiuzhou@jiuzhoupress.com](mailto:jiuzhou@jiuzhoupress.com)  
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870毫米×1280毫米 32开  
印 张 8.25  
字 数 130千字  
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 
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590-3  
定 价 32.00元

---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## 自序

有人问纯空法师：“为何出家？”

纯空云：“我要回家。”

我写这书，大概也是这个意思。

唯盼读此书者，能找回中国心灵的那个家，  
更从而回到原该是天清地宁的那个世界。

是为序。

薛仁明

癸巳年（2013年）冬日

于台湾台东的池上乡下

## 目 录

### 卷一 一个世界要开始了

- 先格物，再致知 / 002
- 金门的分量 / 006
- 祭天祀地：台湾民间的天地人 / 011
- 生气与不生气的中国人 / 026
- 读书罗汉 / 032
- 南京之淡定，昆曲之从容 / 036
- 沿途风景，一路歌声 / 042
- 戏曲的格局与气象 / 049
- 先听中国音乐，再做中国学问 / 056
- 溥心畬是“画家”吗？ / 063
- 一个世界要开始了 / 068

## 卷二 这世界，原该天清地宁的才好

- 074 / 这真的是国学吗？
- 080 / 学问后头的人儿，在哪里？
- 084 / 如果你没读莫言
- 089 / 文化基因
- 094 / 白话“文”，文在哪里？
- 098 / 天地重开，又将何时？
- 103 / 以“书院”取代大学文科刍议
- 107 / 立命之学
- 112 / 读书，养人
- 116 / 轰然欲塌，岂只西方？
- 120 / 精英气质，平民本色
- 124 / 哲学大师的悲叹

### 卷三 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吗？

- 南怀瑾的学问与修行 / 132
- 一击必杀 / 138
- 吃老夫一棒 / 143
- 只管读经 / 147
- 你读不读鲁迅？ / 150
- 体露金风 / 154
- 头陀吴铁 / 157
- 别叫我曾总 / 160
- 食养山房的一轮明月 / 163
- 这世界还有希望吗？ / 166
- 罗汉杨键 / 170
- 逢佛杀佛 / 173
- 从川端康成谈胡兰成书法 / 178
- 胡兰成的道与艺 / 18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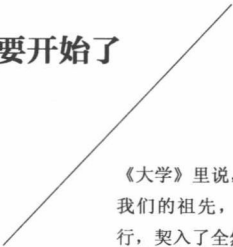
## 卷四 恋爱是诗情，婚姻是修行

- 192 / 恋爱是诗情，婚姻是修行
- 196 / 成“亲”
- 200 / 夫妻关系是修行的大功课
- 205 / 揖梅让石
- 209 / 八分之一，大于一
- 217 / 戏迷薛朴
- 223 / 池上·食养
- 230 / 小怨大戒
- 238 / 回身一望
- 242 / 教育是明白之人使人明白



## 卷一

# 一个世界要开始了



《大学》里说，先格物，再致知。我们的祖先，凭着直觉，通过修行，契入了全然直观的世界，从此格了物，与物无隔，从此，对这世界心生欢喜，充满好感。于是，他们进一步想了解、想说明，这就是致知。

## 先格物，再致知

常识说，有了文字，才有了历史。

常识又说，因为人类的“进步”，于是，才发明了文字。

可怪的是，面对这“进步”，我们的祖先竟不太兴奋，也无甚骄傲，反而，充满保留、无比戒慎。记得《淮南子》这么说道：

“昔者仓颉作书，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。”一造字，老天就下起了粟雨，鬼儿也夜半哭号，惊天动地哪！这是不胜欢喜，抑或无限惊骇？这是期待憧憬，或者戒慎恐惧？

分明，我们的祖先感知到了一桩大事：有了文字，这世界固然可以光彩纷呈，但稍一不慎，也可能光怪陆离，甚至错乱崩解。换言之，文字之发明，是福是祸，其实未卜。

这当然不是世俗学者所说的“反智论”。

相较于天真的历史进化论，也较诸“乐观”的科学主义，我们的祖先，不过是洞悉了这事情的复杂性；他们，只是不愚昧。

回头一想，《淮南子》所言，似乎已预示了我们眼下的困境。

今天，因文字之泛滥，引来各式各样的光怪陆离；因信息之爆炸，也招致步步进逼的毁灭与崩解。远的不说，单看今天的读书人，竟日与文字为伍，成天理论逻辑，但脸上的抑郁苦闷，却是年甚一年。我上回到北大讲座，有人明着说，早先没读过我书，甚至没听过我名字，但冲着讲座题目，他就来了。

这题目是，《躁郁时代的读书人》。

比起寻常百姓，读书人之所以容易躁郁，当然是因为文字。由于掌握了文字，他们可以分析、可以知解，他们可雄辩滔滔、可议论不休，正因如此，他们会党同伐异，会愤懑不已，也会不时怒气冲天。所以，他们躁。另一方面，文字衍生了种种的理论与概念，众说纷纭，层层迭迭，如葛藤般，将他们缠绕得既纠结又矛盾，遂无所适从、莫知所以。于是，他们郁。因为文字，所以他们躁郁。

这在佛家，名曰“文字障”。

因此，禅宗不立文字。

正因不立文字，真正的禅者，一向与躁郁离得极远。且看那唐宋禅僧，呵佛骂祖、棒喝交加，个个生龙活虎。他们挑水砍柴、活在当下，个个安然自在。他们使用文字，却不执于文字，他们对文字的可能异化，比谁都清楚。宋代有圜悟克勤，曾编《碧岩录》，人称“禅门第一书”，然而，他最杰出的弟子大慧宗杲却“虑其后不明根本，专尚语言以图口捷”，于是，又将此书付诸一炬。

现今的台湾，亦有禅者林谷芳先生，深得言语三昧，辩才无碍。但他总说：“语言无实义。”新近出版的《禅——两刃相交》（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）一书中，他还特别强调：“语言的假相幽微，常须等到境界现前时才能打破。”同样的，尽管他深谙文字，书中却屡屡告诫：“文字的逻辑与美感会让行者迷恋。”即使独具魅力的禅宗公案，他也毫不客气，明白指出：“后世禅子在此丧失性命者乃不知凡几。”

如此戒慎，是为了不落入“文字障”；如此戒慎，是为了拨开文字的阻隔，入于直观，与物冥合。如此一来，便穿透了重重迷障，看到事物的本然；见到了本然，便与物无隔。这样的与物无隔，若换成中国更古典的话来说，就称为“格物”。

禅宗的能耐，在于“格物”。熟悉林谷芳先生者，常有人讶异，为何他总轻易看出别人的心理？有弟子甚至疑惑，林先生是否有“他心通”？其实，这与神通完全无关，说白了，不过是于人于事无隔，“格物”的本领罢了！

眼下的读书人，就少了这本领。他们不能“格物”，因此，于人、于己，皆有万阻与千隔。于人有阻，故躁；于己有隔，故郁。躁郁的他们，总认为透过文字，才能准确地知人知己；也只有透过读书，才能解决躁郁与不安。结果，恰好相反。

《大学》里说，先格物，再致知。我们的祖先，凭着直觉，通

过修行，契入了全然直观的世界，从此格了物，与物无隔，从此，对这世界心生欢喜，充满好感。于是，他们进一步想了解、想说明，这就是致知。格物是感，凭直觉，是在文字之先；致知则需要思考，得有赖文字说明。发明文字，是从格物，走进了致知。

走进致知这一步，有其必要，但也有其风险，后来历史之异化，正在于致知既久，遂忘了格物这根本。尤其日后的抽象学问，强调“客观”，抽离情感，成了彻彻底底的无感之知。知识理论一旦与格物脱钩，便不断复制繁衍，不断恶性膨胀，最后，成了不堪承受之重担。于是，读书人越忙着思考，理论结构越是严密，便压得自己越喘不过气来。当代读书人之所以形容枯槁，学术论文之所以干枯乏味，都是因为跳过了“格物”，只忙着无根无本的“致知”。

“格物”，是“致知”的根本；修行，是学问的基础。眼下有本新书，名曰《闲愁万种》（中国长安出版社），作者言道：“理论必要是生于修行。”寥寥一句，却有千钧之重，饱受躁郁之苦的读书人，可不仔细玩味？！

## 金门的分量

金门很小，但是，分量很重。

众所周知，金门过去的分量，是因金门战役（台湾称古宁头战役）决定了两岸六十多年的分裂。而今，随着两岸形势的递嬗，和解取代对抗，往来频繁也慢慢消除了彼此敌意，这时，回头再看看金门，我们却猛然发现，这小岛竟有着完全不同的分量。

这回，岁次癸巳，时在仲春，我应金门书院之邀，到当地的朱子祠做了一场题为“文化基因与生命安顿”的讲座。中午，我才飞抵机场，书院的理事长李福井先生伉俪来接，上了车，李夫人便言道，金门的人际网络紧密，到处是熟人，要不亲戚，要不朋友，若不认识，只需稍稍牵扯，便可找出关联。如此紧密的人际网络下，常常岛屿东边的事儿，早上发生，下午西边的居民就全知道了。李夫人笑着说，正因如此，大家不管识与不识，逢人总是一张笑脸；也正因如此，人们都不敢稍做坏事，所以，金门的治安忒好。

李夫人这话说得实在。但后来我知道，金门民风之所以醇厚，

治安之所以忒好，其实，人际关系紧密也只是原因之一。

随后，李夫人又拿出早先的《金门日报》，里头登载我下午的讲座消息。我稍稍瞄了一眼，却留意到旁边另有一则新闻，标题《恩主公圣诞，吴副县长主祭》。我仔细一看，这下子，才明白了金门的独特之处。

“恩主公”，全称“开沃恩主公”，就是唐朝人陈渊。唐德宗贞元年间，陈渊率十二姓族人到金门牧马，从此，奠定金门（旧称浯州）一地的开发基础。后世子民，感其恩德，遂立“牧马侯祠”。于是，年年陈渊诞辰，浯州各界纷纷谒祠，祭祀不辍。直至今年，仍然由金门副县长主祭，县府各单位及各级学校主管陪祭，循古礼，上香、献花、献爵，再敬献炉敬金，场面隆重而庄严。

我读这则消息，只觉得，真是一派古风。后来我也知道，除了“开沃恩主公”，金门县由县长、副县长主持的祭祀，可真不少。这些祭祀，皆当地大事，不仅政府与民间共同参与，连隔天的《金门日报》，也必定大幅报导。凡此种种，都让我想起了古代中国的“祭政一体”。

中国古代的政治，是“祭政一体”。主政者，必主祭；为政者，除了以民为本、以苍生为念之外，更须对天地与历史负责。祭祀，就是对天地的觉知与对历史的感激。不论是地方，抑或在朝廷，官员不仅主持政务，同时也负责祭祀。即使天子，也祭天。北

京有天坛，就是当年天子祭天处。天子祭天前，必须斋戒沐浴；祭祀时，则需神清气宁、惟虔惟敬。

这样的祭祀，其实也是修身。透过祭祀，中国古代的万民，学会虔诚地面对天地，也学会虚心地看待历史，更学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看到了自己。大学说：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祭祀，就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最重要也最普遍的修身之道。

这样的祭祀，有别于宗教。中国的“祭政一体”，也不同于西方的“政教合一”。祭祀不贵灵异，也不尚奇迹，只是以平常之心，清洁而明白地培养对天地与历史的感知。中国人信神，却又像是无神论。中国的神，有若无、实若虚，简单清洁到真要仔细推敲，似乎都有那么一点不着边际。譬如天子祭天，民间也拜玉皇大帝，但都不像西方的上帝那么明确且多有意志。中国人的神，其实是个“如”字，那是孔子说的，“祭神如神在”。正因是个“如”字，所以我从小听父亲说，神得信，也不能太信。这样的弹性，这样的不执着，正是数千年祭祀培养出来的好性情。于是，祭祀不涉迷信，也不落巫魔。

祭祀之大者，有郊天与祀地。郊天是承大自然之创始，祀地则祝万物之化成，郊天祀地是对大自然的体会与感知，也是将人与天地紧密地结合。祭祀之最直接、最亲切也最与万民息息相关者，则是祭祖。祭祖源于孝思。中国文明标举一个“孝”字，“孝”是原始返终，是答报



父母之恩。祭祖则将孝思延伸，跨越幽冥，使之绵亘，使之久远，如青山叠嶂，如长河广袤。透过祭祖，人与历史，遂可一体。

祭祖可以是上坟扫墓，也可以厅堂祭拜，更大规模的，则是在祠堂奉祀列祖列宗。我在金门书院讲座的隔天，李福井先生带我参观琼林里的蔡氏家庙。琼林是金门县金湖镇所辖一里，自明、清以来，蔡家在此世居。因有功名者众（进士六人、将军六人、举人以下百余人），故多建有祠堂，规模最大者，即蔡氏家庙。此回我躬逢其盛，恰值蔡氏家庙的年度春祭。但见时辰一到，祭礼开始，先鸣鼓三通，主祭及族中长老依序就位，奏大乐，外头接着一阵鞭炮声响，再奏细乐，然后焚香，参神，上香，跪，叩首，再叩首，三叩首，四叩首……开始初献礼，接着亚献礼，最后，三献礼毕，外头再一阵鞭炮声响，于是，礼成。

每年的春秋两季，琼林的蔡氏子孙都会在这家庙举行如此隆重而庄严的祠祭。从明代晚期开始，数百年来，岁岁如此。直至今今，其诚心、其虔敬，仍未曾稍减。于是，一代代的琼林蔡氏子弟，即使早在襁褓之中，便于袅袅馨香中逐渐熏陶、逐渐涵养出原始返终与知恩图报的品性。这样的品性，其实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，在中华大地上，原本也处处可见。但是，自1949年大陆激烈的反传统运动与近二十年台湾一波波的去中国化之后，两岸华人，竟不约而同地都逐渐远离了我们的文化基因。金门，却是个例外。